

明史紀事本末



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衛爲軍仍禁濱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旣至三郡每挾私意多引平民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詞甚切上立罷之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翦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略來若奔狼去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二

添造多檣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七年夏六月倭寇膠海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伏兵貢艘中會事覺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示後世不與通十七年春正月倭頻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

司以備倭爲名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爲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寧海尋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曷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練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
秋八月命吳傑同永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
冬十月倭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寇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成祖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

四年冬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於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眾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

浙江福建舟師剿捕海寇

三月中軍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埃海寇入寨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

既而宥之使圖後效
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敕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緣海衛所備倭寇相機勦捕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十二月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塢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爪牙山敵臺七所其千緡備備土人云焚瓦礫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西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先是帝命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捕倭將士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四

俘數十寇獻京師俱日本人羣臣請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敕切責之

十七年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塢先是江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塢上其地特高廣可駐兵千餘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寇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喉之地疏請用石壘堡置烟墩瞭望上從之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塢上堡備之翼日倭寇二千餘乘海艚直逼塢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

醜惡揮兵率眾勢銳甚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礮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旣而賊至塌下江披髮舉旗鳴礮伏盡起繼以兩翼並進賊眾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眾奔櫻桃園空堡官軍追圍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奔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艍者又爲隆等所縛無一人逸者凱還將士請曰將軍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眞武披髮狀迨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五

也江曰窮寇遠來必勞且饑我以逸飽待饑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爲蛇陣故披髮作此狀以鎮服之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作士卒之銳氣賊旣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卽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敕褒進封江廣寧伯子孫世襲將士賞賚有差先是元末瀕海盜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至是爲江所挫斂跡不敢大爲寇然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竟絕

英宗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
方物戎器滿載而東遇官兵矯云入貢我無備卽肆
殺掠貢卽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
備禦漸疎至是倭大曷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驅掠
少壯發掘冢墓東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
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積
骸如陵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
謹斥埃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
諸郡邑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六

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
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羣臣
爭貢各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
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爭
長不相下故事番貨至市舶司闕貨及宴坐並以先
後爲序時瑞佐後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闕瑞佐
貨寔又坐宗設上宗設不平遂與瑞佐相讐殺太監
又以素卿故陰助瑞佐授之兵器而宗設眾強拒殺
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庫逐瑞佐及餘姚江瑞佐奔
紹興宗設追之城下令縛瑞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

掠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指揮袁璣百戶劉恩又自育王嶺奔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宗設負固據海輿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瑤奏聞逮素卿下獄待訊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 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初太祖時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以遷有無之貨省戍守之費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內臣出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至是因言奏悉罷之市舶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七

罷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內訶海上無寧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遁海島不獲獨素卿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等三十三人國王李懌奏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至浙責與素卿對簿備鞫遣貢先後及符驗真僞既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人數恆不如約至者率遷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寧台自罷市舶後凡番貨至輒主商

家商率爲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於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之食乃出沒海上爲盜輒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爲得利他日貨至具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費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必償取爾金寶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並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爲之鄉導時時寇沿海諸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八

郡縣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華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從之乃以朱統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泊寧波台州諸近島者已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廨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參議鄭世威因乞敕統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統乃下令禁海凡雙檣餘艘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因

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
衣冠盜難遂鑄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諭之
不報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
九十餘人以上統立決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便者
大譁蓋是時通番浙自寧波定海閩自漳州月港大
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詆誣不休諷御
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統爲巡視未幾統復上言
長嶼諸處大俠林參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連倭舟入
港作亂更有巨奸擅造餘艘走賊島爲鄉導躡海濱
鞫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九

待外裔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統所論坐俱
關重刑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於是御史周亮等劾
統舉措乖方專殺啓釁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
指揮使盧鏜黨統擅殺宜置於理帝遂奪統官命還
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禎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
夔訊喬等併覈統事汝禎宗夔勘統聽信姦回柯喬
盧鏜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如其
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決統恚自殺
士論惜之遂罷巡撫御史不復設

三十年夏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

寬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舶主土豪益自喜爲奸日甚官司莫敢禁
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汪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爲舶主渠魁倭人愛服之倭勇而鷙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能以寡擊眾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而推直爲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爲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黃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事武偉敗死浙東騷動
秋七月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十

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興漳泉地方忬巡撫山東聞命卽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損傷之條勦撫勿拘從之改巡視爲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爲心膂徵狼土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桀黠少年分隸諸將布列瀕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於普陀諸山初忬廉知俞大猷湯克寬材勇旣虛已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

前都御史朱執事尹鳳坐賊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
釋之以爲別將亦募兵分帥之日犒撫激勵欲得其
死力倭魁汪直等結砦海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
官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
寬以巨艘佐之徑趨其砦縱火焚之倭倉皇覓餘艘
走官軍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
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
間率眾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表頭北
菱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
白金文綺有差 夏四月汪直毛海峰旣潰散剽忽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七

往來不可測温台寧紹俱罹其患參將湯克寬率兵
循海堧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於是賊移舟而
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捆載而去有蕭顯者
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匯川沙逼松江
而軍餘眾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忬遣都
指揮盧鏜倍道掩擊斬蕭顯餘眾復奔入浙俞大猷
等邀殺殆盡先是吳浙間人習選悞而文武大吏復
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國臨山霽霽乍浦青村
柘林吳淞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寧上海太
倉嘉定諸州縣忬不欲冒功有所隱沒隨擊走之計

倭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
出五月給事中賀涇奏畱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
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步儀真又漕運門戶請設總
兵駐鎮江從之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璋敗倭於
獨山斬首千餘餘眾浮海東遁冬十月倭寇太倉
州攻城不克分掠鄰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
海寧等縣自獨山之敗倭東遁江南稍寧惟崇明南
泊失風者幾三百人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
環畱兵守之環屬兵三百皆新募勵以必死不入與
家人訣爲書赴之而去親介胄臨陣士無敢不用命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十一

者環敝衣芒屨與士雜行伍舍依草間嚙糲飲水同
甘苦至是相守不下賊潛出沒環常夜追之出其前
後宰夫佩恐有失衣環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
環嘗匿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得之又遇矢
石士以死捍環環被傷鼻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
而過追急宰夫畱禦之死焉環求其首爲流涕親酌
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寬復督邳漳等兵擊之敗績失
亡四百人官軍疫不能攻乃開壁東南陬倭遂潰圍
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滌缺登岸流劫
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迎擊及於

高家背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別隊失風至興化殺千戶葉巨卿知府黃士弘指揮張棟擊殲之時沿海諸奸民乘勢流劫眞倭不過十之二三三十三年三月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臯海門諸州縣復焚掠鹽場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大震改王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之忬在浙江薦盧鏜釋柯喬激勵諸將鄧城劉堂孫敖等爭奮逐北以死綏著節復廣爲偵刺凡沿海大猾爲倭內主者悉繫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向往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以菽粟火藥通往往食盡自遁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多怨苦忬曰吾斥堠明無慮勿及奈何先敵受困耶令罷之一郡皆歡至是去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爲僉都御史代忬忬去而浙復不寧矣初忬薦盧鏜爲參將鎮閩閩人故忌鏜劾鏜兇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大猷擣巢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爲動已而南京各官復薦鏜乃用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

督浙福南畿軍務時朝議方徵狼土兵勦倭以經營
總督兩廣有威惠爲狼土所戴服故用之勅令節制
天下之半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參佐經亦慷慨
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夏四月倭寇自海
鹽趨嘉興參將盧鏜禦之稍卻次日復戰於孟宗堰
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死之
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
宗夔帥兵禦卻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
合犯海寧諸縣旣而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其城
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大掠六月倭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十四

自吳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
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蘇州倭
寇至嘉善轉掠松江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之於吳
淞所擒七人斬二十三級八月倭寇自嘉興還屯採
淘港柘林諸處進薄嘉定會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
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遇於新涇橋逢時率
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軍追及之斬八十餘
人許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己乃別從間道擊賊欲
分逢時功追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溺水死
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工部侍郎趙文華上言

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鎮之帝命往祀兼督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淩轍官吏公私告擾益無寧日

三十四年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縋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援兵亦不時至副使阮鶚僉事王詢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濂目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致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五

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谿壑能保其不復至哉臣恐賊退之後又復收拾殘傷首級虛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爲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於報君嫌何避於出位敢以三策爲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非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

夫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餽口而
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愚以爲莫若盡
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閱期於不擾
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共保身家寇小至則率眾以攻
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
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
舶未爲害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
倭寇之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旣練寇掠則懼遭
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
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六

民假此爲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夏四月廣西
田州土官婦瓦氏引狼土兵至蘇州總督張經分隸
總兵俞大猷等殺賊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經冬
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
眾三千過金山衛俞大猷遣游擊白沚及瓦氏兵邀
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因謂狼兵可用厚犒之
使擊賊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
等十四人俱死死亡甚眾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
縱掠如故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
東場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流劫狼山利河諸鎮呂四

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
三丈浦倭賊分掠常熟江陰村鎮兵備任環督保靖
土兵及知縣王秩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
川沙窪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舟一至戚家
墩游擊白泣劉恩邀獲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遁 五
月張經破倭於王江涇逮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
俱下詔獄論死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儀輩
名位已抗驕不爲用而新拔士又慄狷不任兵所徵
田州兵瓦氏山東鎗手俱不受律連戰敗衄望大損
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頤指凌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七

華上文華恚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閩人
避賊讐故縱賊耳帝大怒會臺諫亦有言者趣官校
逮捕經時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狼
士兵水陸攻之大敗賊於石塘灣賊北走平望俞大
猷邀擊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
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躡其後遂大敗之斬首二
千級溺死者稱是餘眾奔柘林縱火焚其巢駕舟二
百餘艘出海遁自有倭患來此爲戰功第一而文華
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言宜畱經平倭以自贖
不聽并李天寵湯克寬俱逮至京以縱寇論死文華

既疏劾經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爲僉都御史代天
龍巡撫而以周琬代經未幾復罷琬以南京戶部侍
郎楊宜爲總督倭寇自海洋突犯蘇州南京都督
周于德來援一戰而敗鎮撫蘇憲臣被殺賊中分其
眾一由齊門撞馬頭而北轉掠潁墅關長洲五都地
一由胥門木積而南轉掠吳縣橫鎮蔓延常熟江陰
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御史屠伸律上言
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温台
塞寧海關絕湖口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扼
鼈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六

掩蘇松嘉興責江南守令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內爲
殿最沿海沙民鹽徒及打生手宜收錄併力禦賊詔
從之川沙窪倭賊犯開港周浦僉事董邦政遊擊
周藩擊之遇賊驚潰藩被創死賊屯石塘橋流劫崑
山石浦六月倭寇蘇常諸縣常熟知縣王秩江陰
知縣錢鏞及居鄉參政錢泮各督士民出禦力屈死
之旋復寇蘇州民爭入城門不啓號呼震野乘障者
望之而歎攀援上者又縋絕而下任環還自儀真曰
奈何坐視之縱有覘謀我在無患也乃出關門令男
女以列進所活蓋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出城力戰

賊退入太湖遣舟師邀之乃棄所獲逸去環以功進副使環復擊賊馬蹟山圍逃倭嘉定民家投火爇之盡死旣而環有親喪詔畱之任事如故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爵谿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鯨遭於蝗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嚴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禦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祖禡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五

鳳臺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許墅關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剿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於楊家橋盡殲其眾賊自紹興高埠流劫杭嚴徽寧太平犯南都六七十人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百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

輔以捷聞歸功僉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
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
進據陶家港文華乃悉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
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磚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剿
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
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
二百餘人賊勢大張文華恨邦輔至是乃以罪委之
及僉事邦政詔下邦政總督逮問既而刑科給事中
孫濬言後期之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稱邦輔
實心任事而流劫畱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績顯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然遽請罪斥文華非是兵科給事中夏斌亦言之上
乃申飭文華秉公視師以圖大效已而邦政及指揮
樓宇賞竟不及文華惡之也邦輔旋亦謫戍邊巡按
直隸御史張雲路爲論奏不報 十一月止徵狼土
諸兵土兵瓦氏等至浙驕悍不受約束所過殘掠百
姓苦之於是總督楊宜力請止徵從之命兩廣督臣
隨路掣止 閏十一月給事中孫濬上言防倭諸臣
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都察院重臣事權不一
牽掣靡定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
忠討寇實覈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受方畧巡撫

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陳
至於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隍帝然之命行諸
臣各遵敕諭施行 十二月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
文華初奉命至浙適狼兵瓦氏等至知倭厚畜銳意
請戰文華惑之亟趨張經進戰不得則上書痛詆經
被逮代經者周琬楊宜皆無遠畧賊勢益熾及瓦氏
戰敗攻陶宅餘倭復大衄始知賊未易圖有歸志至
是川兵破周浦賊俞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遽言
水陸成功請還然是時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窪舊
巢及嘉定高橋皆倭據如故 副使任環率永順保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靖土兵勦新場倭寇時賊眾二千人皆伏不出而詐
令人舉火於數里外若將引去者土舍彭翹先入嘗
之不見一人於是頭目田苗田豐等爭入伏發皆死
之賊豕突去未幾復攻上海環以輕兵三百及之擊
敗於五里橋習家墳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太
倉毛家葛隆諸屯賊方會集治攻具衝梯隊道肉薄
而登環率死士飛刃砍之連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
傷甚眾又縋兵下突而前賊漸氣奪遂棄委走環既
居憂哀毀又積苦兵間疾作卒

三十五年春正月巡按御史周如斗參總督楊宜提

督曹邦輔輕率寡謀致川兵敗於東溝苗兵敗於新場東兵敗於四橋乞罷黜時上深以南寇爲憂疑趙文華言餘寇將滅爲不實屢問大學士嵩嵩曲爲營解上意終不釋文華懼因言餘寇指日可滅督撫非人一敗塗地皆因吏部尚書李默恨臣前歲劾其同鄉張經思爲報復臣繼論曹邦輔則喉給事夏軾孫濬媒孽臣及胡宗憲黨畱邦輔浙直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誥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陛下宵旰何時可釋也默因得罪宜削籍爲民邦輔亦被逮罷王誥以宗憲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夏四月倭薄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温州同知黃釗馳檄出迎擊被執倭欲還之索千金爲贖釗罵之不置倭怒磔殺之江北倭流劫至圖山山北等港無爲州同知齊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嵩叔仲實弟寶榮姪慎寅友良大卿孫童俱在行間嵩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嵩慎寅三人得脫賊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於江中倭率眾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遊擊將軍宗禮帥兵九百禦之逆戰於皂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三戰三捷

獲首功七十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爲神兵會
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衡義官霍貫道力戰俱
陷陣死之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事
聞贈卹有差 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胡可願
使倭砮傳諭渠魁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
倭渠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
倭圍巡撫阮鶚於桐鄉初鶚督學浙江開武林門納
難民全活數萬人超擢巡撫方倭之寇嘉興也鶚議
主勦而胡宗憲議主撫不相能倭自嘉興轉寇桐鄉
氛益銳去來實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焉東薩摩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弟書記也宗憲謀間之遣辯士說海海心動私語桐
鄉守兵曰吾已款督府矣城東門陳黨善備之是夕
海道崇德而西東方急攻桐鄉宗憲說海縛麻葉因
僞爲麻葉書致東令圖海故達海所東海中自疑始
解圍去 五月御史邵惟忠上言倭薄通州圍未解
餘眾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爲畱都門戶
鎮常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爲緩圖宜大集兵救諸臣
戮力靖亂下兵部議請調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衛陝
西延綏兵及徐沛募兵敕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以
爲掎角保障畱都帝然之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

嚴嵩揣知上覺趙文華欺罔且見譴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爲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俟文華至上乃止良才命文華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文華旣至浙假監督權凌脅百官搜括庫藏百萬計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畱漕粟除京帑給饑課迫富民脫兇惡浪授官職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六月倭入慈谿縣知縣柳東伯亡初王忬在浙計城各邑未城者慈谿士人獨持不可至是倭眾大至知縣不知所禦攜印組亡去殘殺民人無算而搢紳尤甚始悔失計東伯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五

失守當坐死以無城可憑削籍爲民省祭官杜槐與其父文明率兵追敗倭於王家團海道劉起宗委防餘姚慈谿定海未幾與賊遇於白沙一日三戰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帥槐被創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倭於演武場斬白眉倭帥一從七生擒二倭驚遁呼爲杜將軍已而追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死 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逆戰死 八月海寇徐海伏誅初胡宗憲以簪珥遺徐海侍女翠翹綠珠令日夜說海縛陳東以報朝廷海且感而趙文華方治兵擊海宗憲佯曰彼且縛陳東

何戰爲海果賂薩摩王弟縛東以獻於是海勢日孤海自念數有功又信羅龍文誘約八月入謁督府於平湖海先期以數百人胄而入宗憲文華鶚坐堂上海等叩罪復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且赦若慎勿再虞厚犒遣之海旣出知官兵大集自疑宗憲使使諭之曰官兵防東黨爾毋恐海請居東沈莊陳東居西沈莊又令東詐爲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黨果疑相攻海令裨將辛五郎歸島宗憲密遣盧鏗計擒之文華調兵六千旣集移營薄沈莊督之急宗憲猶心憐海不欲遽戰文華迫之宗憲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五

乃下令與總兵俞大猷整師前進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柵數重官兵望之不敢入阮鶚檄趨之大猷乃從海鹽進攻東沈莊破之又追擊於梁莊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皇溺水死引出斬其首瀾直海寇平海故杭之虎跑寺僧雄海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至是捷書上文華皆襲爲已有帝命械繫首惡至京正法時瀾東仙居瀾西桐鄉二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敗之蘇松寧紹相繼告捷兵部奏文華功帝從之降勅令文華還京論平

倭功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戶餘陞賞有差倭俘麻葉陳東等械繫至京禮兵部請獻俘從之羣臣俱賀時倭略平惟舟山賊據險結巢未下官兵環守之不能克諸狼土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千人始至胡宗憲方畱防春汛隸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官軍競進賊敗歸乃以稷蓂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海寇汪直伏誅徐海等旣死汪直復糾眾三千餘入寧波岑港大掠四境汪直徽人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爲都督置海上通互市乃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之而奏遣生員蔣洲往諭與之盟直信之遂自奮言能肅清海波贖死命與其黨毛海峯葉碧川等從蔣洲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於是逮洲獄洲乃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已而直果乘巨舟遣頭目數十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舟實爲颶風所損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其缺望不遣遣千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不疑遂詣軍門請罪具

言自效狀宗憲待以賓禮使指揮爲其館主給輿夫
出入復出蔬米酒肉供餽其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
質爲信因具狀聞請赦之科臣王國禎力持不可疏
入上謂直元兇不可赦宗憲乃密檄按察司收直等
斬之論平倭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餘皆遷賞然直雖
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益恚恨復大亂
三十七年春二月倭犯潮州走鮑浦攻蓬州千戶所
僉事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哨攻之臨敵而哨兵
皆潰領哨千戶魏岳高洪俱死尋犯福州巡撫阮鶚
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賂之以新造大舟六艘俾載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而去夏四月倭掠台州臨海之三石鎮約數千人
總督胡宗憲擊走之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宗
文舉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導鄔中涵俱罵
賊死五月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引舟師擊之沈其
舟七斬首六十餘級生擒七人餘眾遽去鳳追擊東
洛外洋復敗之銃傷及溺水死者甚眾福興患少熄
倭攻惠安知縣林咸乘城禦之攻五晝夜不克丁
壯死者數百人倭亦失亡相當乃引去咸率兵擊倭
鴨山乘勝追奔陷伏中死之倭分犯同安長樂漳泉
諸處秋七月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

大猷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蕩平命胡宗憲督之初
宗憲遣毛海峯誘降汪直直至下獄海峯遂與倭目
善妙等五百餘人燒船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
官軍四面圍之屢斬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憑高死
鬪先登者多陷沒新倭復大至冬十月岑港倭移巢
柯梅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其兵備副使谷嶠
捍禦海上屢破倭制府以捷聞進山東參政景疏
三十八年春三月倭寇自象山河金纜井諸處焚舟
登岸海道副使譚綸與賊戰於馬岡敗之斬首七十
級總督胡宗憲上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卽其焚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巢夜徙力已窮蹙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參將黎
鵬舉邀擊不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宜加重治上命
逮大猷鵬舉至京訊治時人言籍籍謂倭之開洋也
宗憲實陰遣之倭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
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瑚數其三大罪瑚與大
猷俱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故委罪以自掩而大
猷不善滑刺素不爲嚴世蕃所喜故有是逮廷臣惜
大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世蕃不死罷職發大同
立功夏四月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成禦之不利
指揮張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

遊擊丘陞擊白浦於丁堰如臯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焚死二百人賊逸入潘家莊盡銳攻之先後斬首三百餘級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斲絕廟灣倭合眾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於姚家蕩自寅至申大敗之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入姚莊縱火焚莊死者二百七十餘賊退入廟灣拒守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級賊西走次日復戰於新州賊遁入民莊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焚死無一人脫者時江北流倭悉殄惟廟灣據險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五

固守不出五月江北兵攻倭於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我兵死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營甚固巡撫李遂以我軍鼓戰而疲宜圍守之賊乏食且水陸斷其行道可收全勝通政唐順之以爲玩寇乃自擐甲持矛麾兵以進屢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盡銳東西衝殺傷相當自是復稍稍出掠覓舟爲走計矣順之知失計乃駕言經畧三川沙倭南去踰月倭困廟灣旣久劉景韶督卒填壕塹逼壘而陣令水兵載葦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瑕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

洋而去。福建新倭大至，多齎攻具，先攻福寧、連江、羅源，流劫各鄉，進攻福州，不克，移攻福安，破之。參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長樂、福清等境皆有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浙江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尚屯浯嶼、福州、漳泉，無地非倭矣。舟山倭屯浯嶼，經年至，是乃開洋去。其毛海峯者，復移眾南畧建屋而居，永福倭移舟出梅花洋，參將尹鳳擊敗之。巡按樊獻科請趨胡宗憲應援，未及行。巡撫阮鶚往勦之，倭稍創。六月，倭眾別部二十餘艘屯崇明三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川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帥師攻破之前，後斬首百餘，遁去。宗憲以捷聞，兼言唐順之贊畫功，擢僉都御史。秋七月，三川沙倭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參將丘陞禦之，戰於鄧家莊，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鍋圍陞，輕騎先進，賊覘無後，繼盡銳來衝陞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遁。八月，倭自鄧家莊敗後，沿海覓舟，不得，官軍尾之於劉家橋、白駒沙諸處，倭餒甚，奔莊。我兵圍之，時劉顯兵至，先登各營，繼進縱火衝擊，破其巢，斬首二百餘，賊奔白駒沙，追擊又敗之。於七竈莊、花墩共

斬首四百餘賊盡殄焉顯驍勇敢戰江北軍悉屬顯節制故有功

三十九年春二月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潮州等處時浙直倭患稍息而閩廣警報日至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四十一年春三月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生擒江一峯泉寇稍寧倭陷福建永寧衛大掠數日而去復攻永寧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幾盡冬十一月逮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削籍從給事中陸鳳儀之言也獄具罷浙閩總督大臣設右僉都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御史巡撫其地

四十二年五月復逮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是時大計京官復有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逮治宗憲至京自殺宗憲在浙中與趙文華同事文華選悞不敢前宗憲輒自臨陣戎服立矢石間督戰方倭圍杭時宗憲親登城臨視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慄懼爲流矢所加宗憲恬然視之殲徐海汪直皆有功然稍稍事文華又握權太重勳臣總兵者由掖門通謁庭拜巡撫悉聽節制如三邊例宗憲才得展而禍機亦萌此矣上好立修宗憲進白鹿稱賀大學士嵩比之會嵩敗

被逮時歸安茅坤上書頌其冤 冬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來者合福建連江賊登岸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之南畧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玄鍾所蔓延及於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參將戚繼光旣連破賊於林墩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畧登岸麾兵擊之斬首百八十級遂行而倭至者日眾始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殺遊擊倪祿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巡撫游震得以狀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聞請調義烏兵以繼光統之起丁憂參政譚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協力共濟上從之十一月劉顯率兵援興化顯大兵畱江西勦廣寇所提人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屢戰倭新至氛甚銳顯知不敵乃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欲掩逗邁之罪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僞爲顯文剋期入城約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詐以五人爲劉卒齎入至期賊陽稱顯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旣大入猝起格殺城中驚亂參政翁時器參將畢高倉皇縋城走同知吳時亮被殺賊遂

據城中三閱月殺掠焚燬顯卒乘亂攫之參政王鳳靈妻竟爲顯掠去賊旣飽欲始如平海衛欲掠舟泛海去十二月倭結集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下數百人皆戰死賊乘勝陷平海衛事聞罷巡撫游震得逮參政翁時器參將畢高劉顯坐觀望不救立功自贖倭引兵出海把總許潮光以輕舟抄之賊還屯平海衛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以劉顯俞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厓溺水死者無算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四十三年春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三月戚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眾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略盡聞寇悉平其得出者逸出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初倭旣自浙創歸嘗一犯淮揚吳越皆不利遂巢閩中首尾七八載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雖時有勝負而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谷應泰曰島夷卉服首見禹貢秦漢以來罕被

倭患蓋以其俗愛鮮華地多饒沃五州七道三島五百七十三郡率皆樂土環以大海君臣自保不愛慕中國也若乃海王充牣居民仰食雲帆所指有無懋遷則又彼此咸賴高帝時士誠友定遺孽竄伏北遼南粵歲被創殘已而通謀逆臣伏兵市舶帝乃閉關謝貢示弗復通然而創設市舶互市不絕計深遠也後世識慮迂拘放失舊典初開橫海旋棄珠崖民競刀錐吏鮮保障秦關夜柝楚吏長韁勇士蹈險貪夫忘生於是內地奸民勾引潛深海邦貴倖藏匿不可

勝計矣貧民勢家贖貨負直窮夷困頓進退次且逃生水國求食波臣邊吏戒心搜捕始急於是沿海不逞之徒陳涉力耕怨家日眾黃巢下第憤恚思兵稍稍收聚倭裔窺竊上國矣朱統下車不畏疆禦窮治黨與少所報聞夫廣漢索酤先求魏相李膺破柱不避黃門政求亂本雖得河源禍發朝堂意悲虎尾統死而朝貢與海逋交相賀也代臣畏禍海禁復弛浙東再亂王忬出督拔大猷於偏裨出盧鏜於獄中普陀一戰幾殲渠帥游魂四潰旋掠江南而忬隨處邀

擊頗多斬獲括乃代頗騎還易毅大功不終自
古悲歎此閩外有遙制之憂中樞失內贊之力
也嗣是天寵握兵乃棘門之兒戲文華祀海實
天雄之誦經倭患愈劇張經再出經以功在銅
柱因而偃蹇凌轅度亦自大匹夫耳然視事一
月指揮羣帥王江涇之捷賊兵宵遁史稱其兵
驕將悍或亦讒人之蜚語獄吏之深文也文華
行譖檻車入國蓋左豐求賂盧植徵還張讓交
通王允下獄自古未有小人同事而得削制成
功者胡宗憲曲意主撫因勦成功賄斬徐海誘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擒汪直武安誘殺李廣誅降長致恨於封侯空
悲冤於賜劍憲雖引刃應無顏見二賊於地下
也憲才望頗隆氣節小貶側身嚴趙卵翼成功
耿秉因竇憲勒勦杜預事朝貴甚謹封疆之吏
固應折節乃爾耶倭寇披猖禍延三省任環效
命畱都俞大猷經營兩浙戚繼光驅馳閩海類
皆大國干城足以滅此朝食而乃大戮亟行更
張不一事權牽制流毒生民九閩無金城之任
分宜少裴度之忠羣賢隕喪國事陵夷固其宜
也中丞張濂家居省會身與圍城訟言時事涕

明史淚交頤觀其疏中所稱殘難民之首以償縱寇之功而督撫可知移罰罪之典爲賞功之命而筦樞可知軍法不重人無死志客兵掉臂士無世宗鬪心而卒伍可知嗚呼鄭監陳圖莫救當時之充耳然而睢陽劍在已成今日之爰書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夜耳然而細閱檢齊思誠今日之長書矣
圖心而卒歸何賦謝和曠盪潮則
發跡可賦軍者不重人無死志客兵掉臂士無
交也而督撫可賦筦罪之典爲賞功之命而
冠交則購其龜中迫歸發難吳故首以爵錄家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李福達之獄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達坐死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一名午初與妖賊王良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五竄居陝西洛川縣與季父越同倡白社妖術爲彌勒佛教誘愚民嘯聚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亡算已而官兵追勦捕得越及其黨何蠻漢等誅之福達跳去占籍徐溝縣變姓名爲張寅賄縣中大姓以爲同宗編立宗譜塗人耳目已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六

一

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爲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逸入京官司捕其二子按繫之福達窘乃自詣獄置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等具獄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達果張寅爲仇家誣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爲證坐良罪獄未竟昭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具爰書如前訊勛爲遺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

坐飛章劾勛黨逆賊并上其手書帝下之都察院席書亦助勛爲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鸞上言劾勛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不報都察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獄三司會鞫先是御史馬錄咨於徐溝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寅爲福達不疑又咨於讞獄郎中劉仕仕鄜人也其言如泰錄復檄取鄜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爲眞福達也乃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豸雜鞫之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爰書上錄錄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潮上言福達聚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六

二

眾數千殺人巨萬雖潛踪匿形而罪跡漸露變易姓氏而惡貌仍前論以極刑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納結匪人請囑無忌雖妖賊反狀未必明知而術客私干不爲避拒亦宜抵法薄示懲艾章復下都察院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聶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章下聶賢與原訊御史高世魁知爲勛指奏寢其議勛謂大仁曰苟弗解爾曹姑亡命勿蹈叢戮也於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

鄭自璧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
戚雄各劾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旣應伏誅勛
無可赦之理論給事中常泰亦上言勛以輸罪爲名實
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勛爲福達居間畫令大
仁等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達等亦上
言凡謀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
移書請託黨護叛逆不宜輕貸聶賢亦奏勛當連坐
帝不從勛亦累自訴具以議禮觸眾怒爲言帝信之
尋命錦衣千戶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囚佐下鎮撫
司羈候會鞫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任孚邵幽郟中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六

三

劉仕復交章劾勛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
乞問如律勛乃與張璉桂萼等合謀爲蜚語謂廷臣
內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逞志自快帝深
信其說而外廷不知也帝命速取福達至京鞫問刑
部尚書顏頤壽侍郎王啓劉玉左都御史聶賢副都
御史張閏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似
寺丞毛伯溫汪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鞫福達
於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磔帝不從命會九卿
大臣鞫於闕廷時告者薛良眾證李景全等共指福
達福達語塞畢昭引證薛良之誣者戚廣也訊之復

云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頤壽等以其詞上上心益疑命俟齋祀畢朕親臨鞫問大學士楊一清上言庶獄無足煩聖慮者乞仍屬諸勘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爲民頤壽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指爲疑獄帝切責頤壽等

六年夏四月遣錦衣官劉泰等逮馬錄赴京下鎮撫司獄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璋李珪章綸馬豸詣京卽訊顏頤壽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况彼以神姦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之禍臣雖伏斧鑕何抵欺罔之罪帝怒謂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六

四

頤壽職司邦刑朋姦肆誣令戴罪辦事顏頤壽等復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達對鞫情無反異頤壽等復以上請帝謂頤壽等朋比罔上乃逮繫頤壽及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於詔獄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逮繫待罪 八月帝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璫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雜治之太僕卿汪立錫與光祿少卿余才忽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詞者以白璫等奏聞帝命逮繫立錫才於詔獄并掠之大學士賈詠與馬錄俱河南人錄

被逮詠遺書慰之鎮撫司以聞復搜得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大理寺丞汪淵御史張英私書上責狀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逮仲賢等九月張聰桂萼方獻夫逢合帝意復鞫錄等於闕廷榜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聰等以聞遂釋福達帝怒錄欲坐以死聰營解之得免乃論戍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焉帝以羣臣皆抗疏劾助朋姦陷正命逮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遠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一鵬等御史姚鳴鳳潘壯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詔獄死筮楚犴犴者十餘人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六

五

餘戍邊削籍流毒至四十餘人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顧必戍邊初顏頤壽等旣逮治備嘗五毒聞者慘之已而皆奪官罷歸獨文華必論戍邊二人皆與聰等廷爭大禮者江潮李璋李珪章綸馬豸等俱奪官韓良相及其佐證俱論遣聰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頤壽等之欺罔從之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馭世惑民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

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搢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搢紳而樞要之人悉頤指氣使一至於此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官爵追奪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宗從之凡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叙錄是獄始明

高岱曰昔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爲平反冤獄乎哉亦黨武定讐諸臺諫爾當其議大禮時禮官嘗要勛同疏攻永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汪俊此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六

六

事關係甚大宜折中不可偏執後與吾力辨至大詆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收其語於大典中且曰勛竟以是構怒於眾云及後再議考獻皇帝徐文華等與璉力辨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璉等言當更何議於是璉等與勛同命上議當考獻皇伯孝宗而勛益見悅於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聰則帝亦以勛爲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爲福達爲武定耳武定獲伸則

諸臣之竄削有弗恤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達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爲叛賊也迨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噉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監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六

七

寬緩待福達伏誅之後羣攻武定則勛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爲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

悲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大同叛卒

世宗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大同古雲中地北距塞地平漫不甚阨險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敵至誰復相應援者卽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令趣之又所遣董役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參將賈鑑望風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時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寇連招撫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於獄脇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眾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

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諸亂卒曰唯命眾稍戢遂
脇鎮巡爲奏乞赦宥 八月代王出居宣府時廷議
遣兵部侍郎李昆宣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
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先是
撫臣旣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天祐至乃會武忠桂
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
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亂亂卒劫掠居
民桂勇稍督兵捶殺五十餘人乃答郭鑑柳忠諸亂
首餘釋之而人情洶洶相傳必盡殺大同人無何妄
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二

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眾夜集擊李枝
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眾已集有謂
知縣王文昌曾白巡撫欲誅眾卒者遂往執文昌殺
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
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
害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委曲撫諭不定以
狀聞 九月命戶部侍郎胡瓚都督魯綱帥師討大
同叛卒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 冬十二月大同
叛卒執總兵桂勇胡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
計擒首惡文移日下數十於是城中大懼眾白天祐

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卽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煽惑眾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庀子糾胡雄黃臣徐瓊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眾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眾復少定勇得不遇害眾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今能擒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瓊兒等首惡四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三

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庀子暨諸首惡皆逃匿瓚聞之欲提兵而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謂首惡旣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救天祐等擒捕餘黨仍有脇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

四年春二月巡撫蔡天祐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眾稍寧郭庀子胡雄旣潛入城度終不

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曷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眾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戶索之得首惡郭庖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皆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間謀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張文錦妻李氏上疏請卹上怒執抱疏者治之廷臣屢以爲言不許江西巡撫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滋大患誠宜譴責第事在朝廷雖誅戮之可也若假手士卒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四

又愆憑之臣恐羣小藉口寢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書奏上切責之萬歷中贈文錦右都御史諡莊愍

十二年冬十月大同戍卒叛殺總兵李瑾先是七月套部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尙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郤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濬濠四十里以遏突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及承源清令益爲捶楚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倡亂從者六七十人脇

朱振攝指揮使遂殺瑾還圍巡撫潘倣倣踰垣避匿亡其符敕諸卒搜得之倣爲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卽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尙書憲曰兵未必悉變脇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人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朝廷處太寬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必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願勿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五

以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祐訊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擒賊有功爲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益譁言兵來屠城矣遂羣起爲亂倣命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源清爲書召朱振振至切責之振飲藥死明日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遺孽遂變悍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啓擁指揮

馬昇楊麟爲渠帥亡何郤永師亦至整隊及城亂兵
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之眾曰城
外屍塞道矣尙給我反覆論不聽倣與允中計曰亂
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間道上
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劾
倣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
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畱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
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張孚敬
意吏部以他事謫參政出綰發憤上疏自列且指言
用兵失上悟命復其官十一月兵部尙書王憲謂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六

大同之變非大發兵誅之不可張孚敬主其議乃以
江桓總兵擢參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
與劉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
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復之且北走胡貽患非小也
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
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
其議有旨命趨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令郎中李文
芝主事楚書穴城決水灌之諸叛卒堅守不下
十三年春正月小王子寇大同塞初大同叛卒大掠
城中潛出漠北誘小王子數萬人大舉入寇郤永帥

師禦之失利殺傷甚眾城中叛卒鼓譟以應之其渠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小王子畱精兵相持餘眾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二月劉源清罷源清畏北騎猖獗再請設總制分禦之而已專事攻城張孚敬請從之上納夏言議不許下御劄謂叛卒殺王將法毋赦然非舉城所爲郤永劉源清貪功引水灌城大同北門鎖鑰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其罪二臣別遣大臣禦之密擒逆賊之魁庶免師老財匱劄下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七

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賊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爲內應指揮馬昇者爲賊所擁戴威令行於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掌出告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陽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汲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爲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罷斥之以戶部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瓚入軍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孫允中於懷仁與議時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

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慰諭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眾皆望闕呼萬歲書仍進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卻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爲內應眾果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無賴縱恣者搥殺一二人以徇眾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乃大定小王子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遙制之事聞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劄璽書慰宗室傷殘掩骸骼賑窮乏命守臣捕誅遺惡雪誣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蔽之罪差別諸將士功賞疏上久之徵劉源清卻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級立功贖罪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等各賞賚有差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八

谷應泰曰大同南蔽太原西阻榆林東連上谷

蓋屹然重鎮矣更得一二賢明將吏分甘絕少

噢咻士卒號令嚴明勇氣百倍則李牧守郡匹馬不窺鄧都在邊幕庭遠徙斯蓋外攘之重寄寧有內潰之猝患哉乃嘉靖三年巡撫張文錦議以去城百里增築五堡堡各列戍徙卒實之藩籬固而後明堂尊屏障列而後天府重文錦之策未爲謬也但當出車以遣新軍采薇以勞還戍拊循有素踐更有法信而後勞誰敢違者奈何澤門興役鞭篁賈怨秦法送徒後期皆斬而郭鑑柳忠一呼倡亂文錦賈鑑裂尸並亡嗟乎楊炎建城而涇原兵叛弘靖剋糧而盧龍軍

反事勢相激無足怪者此時便當擇智勇之臣秉節鉞之重或恩義久敷或雅量素蓄聲罪渠魁撫輯餘醜收元振之黨以戮叛人燒王郎之書以安反側則戍卒雖譁可一鼓而定也無如下多獷悍叛服不常上鮮方略勦撫均失以故鑑忠授首郭庖復起氍兒旣斃季富又興脫巾相尋勢若蝟毛此固不可以勦也又若泣訴天祐更焚王振縛獻胡雄旋殺李瑾磨牙相向狀同瘦狗此又不可以撫也逮至劉源清斬關大殺李文芝決水灌城而後獸思走險鹿不擇音

賈史非馬穎厚結元海卽懷恩外誘吐蕃許河西以
賂秦師指金帛以酬回紇邊關重險幾於拱而
授之矣所幸樊繼祖單騎直入張瓚麾退王師
發粟賑饑鼓吹高宴亂卒憂危自茲釋矣譬之
子儀入河中而一府無譁秀實入軍門而眾皆
解甲無他開誠布公推以赤心而已然則亂延
十祀變凡七起者非真豺豕性成威惠兩絀也
特以上下相蒙弓影之疑蓄於中恩信不著投
杼之說動於外也所可恨者劉源清之主勦也
王憲和之於內張孚敬持之於上而繼祖疏入
不報便宜濟事卒之樊獲璽書劉繫廷尉奸臣
在內大將立功賴肅帝之心開爾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門庭之害
憲宗成化元年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
及彰武伯楊信禦之遁去

二年春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河套寇屢
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
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
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
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
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鱓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
百眼井甜水井黃河溝至寧夏黑山柴馬營等處共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二

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
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
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帶營
堡移徙直道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帝曰楊琚所
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卽會官議處
以聞 六月大學士李賢等奏河套與延綏接壤原
非敵人巢穴今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苟欲安
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
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請畫
又秋禾方熟彼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

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部尙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議以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寧夏延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期調發帝允所擬遂召信還以修武伯沈煜代之乃敕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三年春正月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備之毛里孩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延議楊信兵少不足制之於是以撫寧伯朱永爲大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三

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二月毛里孩入大同界帝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畱各城守禦四年春二月虜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眾而結元孽滿魯都入河套

六年李羅忽等據河套邊人大擾乃敕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李羅忽虜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阻於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

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乞命廷臣共議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定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套尋以疾還遂不復舉

七年春二月朱永以河套寇未退議戰守二策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全帝從之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驅之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盛往上言搜河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四

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帝從之九年秋九月滿魯都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總督王越偵知其老弱盡行巢於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眾盡燒其廬帳而還自據河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敢誰何徼所遺老弱及殺平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亦多效邊將故習以是益橫內地且危廷臣日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而師竟不出至是捷賊內失其孳相與悲

泣渡河北去患少弭

孝宗弘治八年北部復擁眾入河套任牧

十三年冬十二月火篩入河套火篩等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爲衝其要在偏頭關三受降城受降城者唐所築禦寇於河外者也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相距各四百餘里花馬池要地成化前患在河西據套而河東爲其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揚一清王瓊新舊城效力甚堅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平漫沙漠寇路拆牆頗易入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五

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爲捷徑自大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亦易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總制三邊楊一清上言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甌脫巢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邊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又上六事其一修築定

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基邊迤西北堡其三
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防禦靈州土達其
五整飭韋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多中
機宜帝可其奏刻期奏績以忤劉瑾乞休工亦罷僅
築四十餘里屹然巨嶂也初弘治末朝廷清明諸大
臣協和盡心體國爲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
崩瑾旣專政一清復得罪去遂無敢言及河套者邊
圉日減敵日進矣

嘉靖元年套騎二萬自井兒堡撤牆入固原平涼涇
州殺指揮楊洪千戶劉瑞先是正德間小王子三子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六

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刺殺阿爾倫
遜入河西西海之有寇自亦不刺始也阿爾倫二子
長卜赤次七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眾立卜
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日好陳察罕兒曰召阿
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
居中屯牧五營環之又東有岡笛罕哈爾填三部岡
笛部營三其渠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渠猛可不郎
爾填部營一其渠可都笛三部共六萬人居沙漠東
偏與朶顏爲鄰西有應紹不阿爾禿廝滿官嗔三部
應紹不部營十曰阿速曰哈喇嗔曰舍奴郎曰孛來

曰當刺兒罕曰夫保噶曰叭兒廩曰荒花旦曰奴母
噶曰哈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不刺遁西海去遂分
散無幾惟哈刺一營僅全阿爾禿廝部營七故亦屬
亦不刺後從吉囊合爲四營曰哮合廝曰偶甚曰叭
哈廝納曰打郎眾可七萬滿官噶部營八故屬火篩
後從俺答合爲六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曰兀甚
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三部眾可四萬吉囊俺答
皆出入河套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
南有哈刺噶哈連二部哈刺噶部營一渠把答罕奈
眾可三萬哈連部營一渠失刺台吉眾可二萬居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七

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
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瓦刺可五萬人世與土魯
番爲讎諸部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皆有分地不
相亂 十二月寇固原環衛間殺傷以萬計
十七年冬十一月巡按山西御史何贊疏言河套爲
吉囊所據外連西海內構大同宜急勦除其策有二
一曰計以破之二曰勢以走之而其要在於久任撫
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議寢不行

二十四年春正月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言北寇三
犯山西殺傷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之計費帑金六

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諸臣建議動稱屯守不知賊眾內侵不由諸隘口皆猿攀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何足恃况諸鎮烽卒皆煤寇日爲生計多囊針刀遇偵者賂求不殺彼此譯語互爲和同待其深入然後舉燧發礮降堠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爲爾且邇來之寇類多我民亡命爲彼鄉導故連歲非時倏至冒險深入如履故途乞下廷臣集議萬全之策期於必戰盡復套地庶可弭其內擾之患而邊境無虞矣章下兵部議行

二十五年秋八月套騎三萬餘入犯延安府至三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八

涇陽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請復河套條爲八議一曰定廟謨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下兵部議行 冬十二月總督曾銑巡撫謝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寇爲鄰自定邊營至黃甫川連年入寇率由是道所當急爲修繕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下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乞發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

銑復言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則彼不能支歲歲爲之每出益勵彼勢必折將遯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出然後因祖宗之故疆并河爲塞修築墩墜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兇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九

唯陛下裁之疏下兵部議行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相較則復套又難夫欲率數萬之眾齎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故不若修牆築邊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但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棘居民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一千五百里之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行銑等計議以聞帝曰寇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

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二十六年夏五月總督曾銑出塞襲套部勝之初春時銑督兵出塞掩擊敗還不以聞至是復襲之寇覺銑搜選銳卒督之戰馘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虎斃於矢石者甚眾獲馬牛橐駝九百有五十械器八百五十三以捷聞敵移帳漸北間以輕騎出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遵塞銑旣以捷聞更列上諸臣功罪帝以套寇連年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大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十

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命增俸賜白金紵幣有差十一月總督曾銑會同陝西巡撫謝蘭延綏巡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議復套方略乃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羸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訟言寬文法處孽畜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及遇敵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帝覽而嘉之奏下兵部尙書王以旂會廷臣集議

言曾銑先後章疏俱可施行帝曰寇據河套爲國家患朕軫宵旰有年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旣已詳酌卽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廓清其定策以聞

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學士夏言罷初河套之議言力主之嚴嵩積憾言且欲躡其首輔於是因災異疏陳缺失謂曾銑開邊啓釁誤國大計所致夏言表裏雷同淆亂國事當罪遂罷言逮銑詣京出兵部尙書王以旅總督軍務廷臣議罪凡與議復套者悉奪俸并罰言官廷杖有差於是復套事宜悉爲停止會俺答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蹈冰踰河入套將謀犯延寧聲勢甚張巡撫延綏楊守謙以聞嵩激上怒謂俺答合眾入套皆曾銑開邊啓釁所致於是兵部侍郎萬鎮等參曾銑罔上貪功之罪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初被銑劾奏逮京亦上疏訐銑嵩主之棄銑市銑有機略初爲御史巡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略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爲才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夏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時敵勢方熾而軍士積弱銑疏下部議久之未覆上亦危疑之密以訊嚴嵩嵩素與言不相能欲因是陷言銑銑竟論死家無餘貲妻

子狼狽遠徙後九月復寇宣府上曰寇以言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并斬言天下並冤之自言銑死竟無一人議復河套者

谷應泰曰邊備所爭者二地勢坦衍敵騎四入列守不足追哨難及蘇子所謂大梁四戰之衝汪立信所謂長江隨處可入是也地或險阨山谷林薄寒曉不耕沙鹵乏水耿弇弟言五溪水險絕糧而食馬文升言西域道旱因雪爲泉是也若河套三面憑河荷戈守禦險踰長城地又肥饒耕桑自給然則河套屯守歲省租稅數十

萬障塞之卒亦十餘萬東距偏頭西抵寧夏二千里中晝乏旌旗夜罕鼓柝矣周城朔方漢開河西有自來也邊備久虛縱敵深入畜牧既久樂不思去伏蒿之雉不復畏鷹隼穴之鼠不復畏貓而邊將又坐視養癰莫敢深入憲宗時楊琚請建一十三城堡七十四墩臺李文達又以中筦力贊乃三帥投劍或輿疾徵還或遷延不出惟王越深入紅鹽池焚其廬帳劫其器甲賊喪失妻孥相顧慟哭而大師不繼虎牢一關卒爲楚有河西數郡折爲秦臣武宗時楊一清又

請力圖受降旋以璫瑾去位夫仁愿且爭險於
黃河之外而扼受降後人乃斂兵於河套之內
僅守延綏開門延寇角勝堂奧三方被敵秦晉
騷然世宗之世延安涇陽皆供蹂躪矣曾銑毅
然請行願以數萬之眾持五十日之糧水陸星
馳矢礮電發燔燒積聚驅掠馬牛往來出沒歲
無寧晷食道既窮項王亦欲踐鴻溝之約將士
思歸關羽不能救荊州之潰世宗屢降璽書特
頒文綺展圖嘉歎刻期廓清而夏言又力主銑
議樞臣俱先後奏行辟之充國既有孝宣復煩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十三

魏相魏尙已逢文帝更遇馮唐君臣將相千載
一時而乃急殺大臣以當星變先誅渠帥以謝
兵端道濟誅而長城自壞得臣死而晉毒已亡
予所怪者反禍爲福難於轉石化成爲敗疾又
轉圜九重廟算倏智倏愚幕府平章忽功忽罪
匣中之劍竟斬曹彬拜將之壇并收相國世宗
之英察何如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庚戌之變

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俺答寇大同境潰牆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爲餌偵騎信之報總兵張達達素以果銳敢入至大將意輕之合兵兵未合而遽率麾下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遂見殺副帥林椿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救達不克亦死之達椿皆驍勇善戰俺答得二將首輒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耀杖死宗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一

臯謫戍遼左贈達左都督椿都督同知賜祀立祠春秋祀之八月俺答入薊州塞初張達敗沒乃起復翁萬達代郭宗臯總督趙錦代陳耀巡撫以仇鸞爲宣大總兵萬達家居未至命侍郎蘇佑攝其事佑抵鎮卽上疏請益兵食未報而俺答狼台吉復擁眾窺大同初仇鸞坐廢居京師邸以賄嚴世蕃得總兵宣大至是惶懼無策廝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曰主勿憂吾爲主解之乃爲鸞持重賂俺答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受貨幣遣之箭燾以爲信而與之盟遂東去謀者復白敵中語欲寇宣府東遼左西兵部尙

書丁汝夔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但申飭薊州撫鎮使嚴備已而警報漸甚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京營兵二萬四千騎分布宣薊諸關隘邊兵取符驗期會未卽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識者知其必敗秋八月乙亥俺答帥部下至古北口以數千騎攻牆都御史王汝孝悉眾出火礮矢石下攻之俺答乃佯督兵綴薊師而別遣精騎從間道黃榆溝潰牆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寇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無算長驅入內地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兵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敵兵慄悍若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二

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衍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搖事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召吏民給仗聽約束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爲敵用甫畢而夜半敵兵果至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忬復爲疏縋城使使來京師請援京師震恐急集諸營兵城守少壯者已悉出邊墩敗喪僅餘四五萬人而老弱半之又半役總兵提督太監家不令出伍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闔又援例需價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夔乃以聞帝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傅提督九門文武大

臣各十三人守一門又別遣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
官募民間材力者蒼頭義軍垂四萬及坊甲保伍分
置諸門睥睨間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
臣策應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寇騎逼通州數日前阻
水未能渡王忬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都
御史王儀往援 己卯咸寧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
同兵二萬入援先是寇旣東行時義侯榮謂鸞曰賊
騎東公宜自請入可以爲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卽
佯奏臣偵賊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
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居庸爲防守帝壯之詔畱駐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三

居庸關聞警入援而俺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
京師帝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
等率兵馳至陳通州河西帝大喜時保定都御史楊
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人心
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
凡七鎮五萬餘人帝內視稍彊各賜璽書褒獎予金
帛令躡賊而拜咸寧侯仇鸞爲大將軍諸道兵悉屬
焉賜襲衣玉帶上尊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
唯卿一人得密啓奏進以楊守謙爲兵部左侍郎總
督各路戎務衛京師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門譏察

不虞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釁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奏釋故參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效分遣京營諸將營於城內外各巷陌間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夜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都督陸炳請出太倉米減直濟流徙老弱俱報可時變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各輕騎馳至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開庾發粟則囊釜甌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都督陸炳言戶部臣失預計軍興糧餽不支士多餓死帝怒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四

奪尚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戴罪辦事俺答兵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郊民扶傷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號痛之聲徹於西內帝命啓而納之是日俺答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六門外仇鸞率勤王諸兵不敢擊時時遣義榮與之通許貢市以自安辛巳至東直門執御廄內八人以去不殺縛之見俺答踞坐氊帳中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自解送歸見帝啓書多嫚語求入貢壬午帝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對於西苑出書示之曰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

曰事雖在臣唯上主之帝曰正宜商議階曰寇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策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帝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將奈何帝竦然曰卿可謂遠慮階因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難信且無臨城脇貢之禮可令退出大邊外別遣使齋番文因大同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往返間四方援兵計皆可至我之戰守有備矣帝曰卿言是命出集廷臣議日午羣臣畢集階出俺答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否則益兵破京師羣臣相顧莫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五

敢發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請上裁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問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進者萬一許貢則彼必入城三千之眾恐烏蠻驛中莫之容也且彼肆深入內外夾攻何以禦之不幾震驚宮闕乎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迫而許之何異城下盟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難之奏入乃止是夕火光燭天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上在西內大震懼聞中官稍稍道貞吉語乃馳使召入對給筆札命疏所欲言貞吉上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己追獎

故都督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帥釋給事沈束於獄以
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
城守遣官宣諭諸營兵使力戰且士不力戰以主將
多冒首功今誠得首功一卽予金百捐金不十萬賊
且盡矣帝壯之擢貞吉爲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
監察御史稱詔齎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通政使樊
深條禦寇七事中言仇鸞未聞一戰非士不用命卽
主將養寇要功乞密遣近侍詰狀書奏上大怒黜爲
民 癸未寇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
保定皆震時帝久不視朝吏部尙書夏邦謨疏言人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六

情洵洵非上躬御正朝廷見廷臣不足以塞天下望
振威武許之是日文武大臣具服待命闕下晡時帝
始出御奉天殿降敕切責諸大臣還宮羣臣就午門
跪聽宣敕皆惴慄計有處分迨散門且下鍵矣乃敕
遣官校逮繫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巡撫薊遼都御
史王汝孝及薊州總兵羅希韓詣京卽訊已而儀至
下獄以畏懦不戰削籍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逮初儀
至通州命營兵屯城外而身閉閣臥城中會仇鸞
引兵至敵少卻鸞兵往掠食諸村落儀發兵捕執下
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時巡廩御史上

其狀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爲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甲午執兵部尙書丁汝夔及左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初寇逼通州汝夔聞警束手無措遣募哨敵虛實者出城不十數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敵某所城中輒震已而言不信汝夔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如故城中數震而成國公朱希忠理京營兵多役占行伍不足恐兵少見且獲罪乃東西調掣爲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多出恚語而莫曉誰調爭詈汝夔欲魚肉之語稍聞禁中時宣府延綏遼陽山西援兵悉集廩餉不能給兵饑怨望仇鸞大同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七

軍尤無律往往椎髻劫掠村落中時被逋獲或自詭爲遼陽軍遼陽軍者朶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賊中語遼陽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鸞方被寵遇雖獲大同行掠者有司不敢置之理必以聞帝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付鸞自處鸞復置不問汝夔不得已乃下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苦之甚於賊大同軍旣自詭爲遼陽民間不知遂謂汝夔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寇薄城下汝夔益惶急恐喪師令諸將勿輕戰諸軍故恇怯不敢戰皆諉言汝夔禁不發民間益歸罪汝夔而

鸞機誦謀於大學士嵩嵩謂敗於邊可隱敗於郊不可隱飽將自去惟堅壁爲上策鸞數稱率兵往擊賊賊實在城下顧遠屯郊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與否鸞得死賊首六級奪馬十餘詐謂戰得之守謙被命屯城下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賊帝聞之益謂鸞遠出禦敵而守謙畏懦不出師與汝夔并切責之諸中貴園墅在城外又多所殘毀爭泣訴帝前謂守謙汝夔貳於賊帝時從高望城外火已心恚諸治兵者聞是益奮怒不誅一大臣亡以懲乃捕汝夔下詔獄就廷訊使使自軍前逮守謙入下法司議罪以聞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八

命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代將守謙兵於是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喬大理寺少卿沈良才等論汝夔守謙罪當斬而爰書宥長錄不速竟帝坐齋宮趣獄具不得謂黯等比周將有所規免俱逮繫獄各廷杖有差汝夔守謙俱棄市流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嶺衛 謫左諭德趙貞吉荔浦縣典史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於西苑直房嵩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通政趙文華趨入顧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怒曰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佯薦貞吉出城齎銀勞軍方北騎充斥徵發旁午戶工二部官

皆得罪犒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外貞吉僦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敵騎已稍遠貞吉計無所出齎敕巡城外徧給諸營而還復命嵩謂貞吉狂誕追論其申理周尙文沈束非是下獄杖九十有是謫己卯俺答引而西前後所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旣滿志捆載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畱餘眾京師外以爲疑兵諸道兵悉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發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將阨險禦不得出稍棄牛羊婦女等復擁眾東南行至昌平北猝與鸞兵遇鸞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騎蹂陣而入殺傷千餘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九

人幾獲鸞以裨將戴綸徐仁力救僅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之自以爲功寇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嚴九月辛卯朔俺答悉眾出塞疲甚又顧戀輜重不能軍諸將故怯兼白羊之敗愈不敢逼徐尾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還其前後禦敵有功者大同遊擊王祿戰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匹山西遊擊柴縉戰昌平奪還男婦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聚戰海店生擒四人旣而鸞報功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

遣戶部侍郎駱駟賑撫被寇諸郡縣掩骼埋胔慰
集瘡痍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朱希忠遂
安伯陳鏞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
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咸寧侯仇鸞入理之爲製
印章重其任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爲鸞副邦瑞奏用
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牾鸞主
事申燧復持法不爲屈疏京營弊政乞釐革之鸞怒
密陷燧出補外乃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不便皆革
之置薊遼總督大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
改孫禴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十

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
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復散去以是爲常如踐更卒
例復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
從咸寧侯鸞之請也兵部覆言二鎮京師之門戶禦
寇者不於門戶而與之格鬪於堂奧之間鮮不危矣
帝不聽第免二鎮卒不預徵於是各邊共選六萬八
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塞上有警邊將
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不任邊責恣意腴削自營
人人自危矣仇鸞請駐師宣大間整飭兵甲俟冬
月大舉以紓華夏之氣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

之命兵部會官集議兵部左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曰俺答犯順深入郊圻震驚陵寢荼毒元元罪在不赦皇上深懷大計欲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禦侮如鸞者身任其事臣等僉謀俱如鸞議卽今整齊士馬臣道等之職預儲軍餉臣應奎等之職利精器械臣松等之職帝悅從之十一月仇鸞請易置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徐珏駐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李鳳鳴成勳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於是王邦瑞上言予奪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總兵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十一

正副官皆兵部會同府部大臣集議每上一人恭候裁定所以慎重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屬心向妄生覬覦者乎皇上聖明推心賢帥何所不可臣愚以爲國家典制關係非輕聖人舉動萬世作則臣待罪本兵不敢不言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託况朕有密咨非鸞專權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不待更易矧勞朕心耶一籌未發而攻毀之謀國之忠固若是乎復諭廷臣曰昔吾太祖兵柄多委任諸大將未有作謗者邦瑞以敵退未受加擢故爲是言是翟

鵬之怨上也夫破格舉事而盡忠者乃不能容倘敵
再至其效汝夔之誤國乎邦瑞聞諭莫知所措仇鸞
帥諸鎮兵出宣大聲音搗巢歷久不擊乃稍出近塞
夜襲敵營斬老弱數級而還鸞自効無功上不問乃
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
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且督歷年逋賦時鸞恃寵
作威福所上疏既自內批行之不下兵部議王邦瑞
屢疏辯之鸞擠之遂落職去禮部尙書徐階極言北
征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稍寢

谷應泰曰明制內立京營外列邊戍邊卒屯守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十一

要害蕃衛神京京營羽翼王室鎮撫中夏有事
不相徵調無事不忘訓習制甚周也嘉靖時坐
營大帥半出勳臣教以耳貴括讀奢書兼以勃
鞞制閩魚朝觀軍戎伍貔貅入侯門之廝養羽
林組練參中貴之蒼頭游手市間不操寸刃廁
身兵籍濫食數丁於是京營一制幾同贅疣矣
庚戌之事主邊兵者仇鸞主京兵者丁汝夔也
逆鸞私盟俺答賄賂避兵鄭牛私犒用伐秦謀
晉馬入陳故假虞道韋弦荀息果如是乎汝夔
選懦素不知兵驟聞邊警悉遣禁卒倉皇就道

莫知適從而敵騎已蹂躪內地王師外潰於潼關烽火內達於甘泉矣然後索虎旅於空營求兵仗於武庫楚軍不戰皆化蟲沙晉國先聲愈搖風鶴傳檄召募命曰義軍編列市人驅之城堡京營至此尚可問乎至於邊軍雲集九門敵騎長驅都下便當四面合擊隻輪不反而乃懷光便橋屯兵不進宏淵靈壁搖扇清涼楚兵皆屬冠軍邯鄲全恃晉鄙長戟不施長鎗不刺邊軍亦復至此國家武備真無可恃矣乃始親御午門召問百官時無樊噲僅有終生急散陳平

之金親叩亞夫之壘宋義堅不渡河魏將虛名救趙惟有亟斬丁公先除元振奈何守謙無兵而使戰仇鸞不戰而陳俘賞加元惡戮出無名當時俺答實無志中國縱掠而歸不然幸則奉天梁州變且晉愍宋欽矣前車旣覆後軫方適汝夔出京兵以防邊仇鸞召邊卒以實京揚水之卒圻父以卒召當誅涇陽之兵德宗又以未雨失算殛罪酬功國是全非焦頭曲突人謀兩誤嗟乎已無澶淵之智尙思衛霍之功上表出師鸞欲誰欺乎百官明知其詐謬爲陳請以逭

